



大奖得主

儿童文学
原创精品系列



梅青梅黄

韩青辰
著

· 大奖得主 原创佳作 ·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和
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获得者作品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大奖得主儿童文学原创精品系列

梅青梅黄

韩青辰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青梅黄 / 韩青辰著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1 (2017.4 重印)
(大奖得主儿童文学原创精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97-9381-8

I. ①梅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
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08735 号



DAJIANG DEZHU ERTONG WENXUE YUANCHUANG JINGPIN XILIE MEIQING MEIHUANG

大奖得主儿童文学原创精品系列·梅青梅黄

韩青辰 著

出版人: 张克文

策划: 何军民

责任编辑: 何军民

责任校对: 王 姝

责任印制: 田 航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h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haoani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5mm × 900mm 1/16

印张: 16.75

字数: 115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201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9381-8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	赤	1
第二章	橙	18
第三章	黄	49
第四章	绿	104
第五章	青	134
第六章	蓝	166
第七章	紫	197
第八章	白	239



第一章 赤

一

初三毕业班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在同一栋楼，一个在楼的西头，一个在楼的东头。

暑期补习结束后的一天，青梅睡饱了醒来已经快十点了。

知了在窗外的五角星树上玩命地叫，一声紧一声地重复，仿佛在跟她强调什么。

“五角星树”是她和黄梅命名的。她还记得黄梅趴在她肩头热乎乎地嚷嚷：“你窗外居然有一棵树？”

“是啊，叶子像五角星，就是说不出它的名字来。”

“我们就叫它五角星树好了，我们俩的树。”

从小到大，两个妈妈喜欢给她们买一样的衣



服、鞋子、布娃娃，她们共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她们也总是把“我们俩”挂在嘴边。

这是一个空白的日子。对于学霸周青梅来说，空白的日子已经不多了——无论上学不上学，课总是上不完的。

辅导班、强化班、精英班，加上她从小坚持到现在的钢琴班和舞蹈班，课业就像画在她生命跑道上的一道道格子，她不停地往前跳啊跳啊，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青蛙。

青梅喜欢腾跃的感觉。

那种奋力一搏，像五年级拿下钢琴十级，六年级赢得奥数冠军，初中时获全市作文大赛第一名，其中全力以赴的紧张感和获胜之后的轻盈感让她十分享受。

她是最好的赛手。

在这一点上，她和在体育赛事上频频获胜的黄梅一致。

黄梅跟秋姨去西藏了：秋姨迷恋去西藏的过程；黄梅只是想看看珠峰，不知她会不会往上爬。

初一暑假，妈妈带青梅爬过玉龙雪山。当时她呼吸困难，头痛恶心，分明出现了高原反应，可



妈妈非说她没毅力、偷懒、找借口，一路像撵牲口一样把她往上赶。

在她以为的目的地，一尊四不像的巨石那里，她们合了张影，妈妈满面红光，露出征服者的胜利微笑。她最大的征服对象肯定不是雪山而是女儿。而青梅呢，哭丧着脸，小脸红得跟猪肝似的。

秋姨打电话邀请青梅同行，青梅畏畏缩缩，妈妈也吞吞吐吐。妈妈吞吞吐吐的原因不言自明：初三毕业班，得有冲锋陷阵的样子。年初她就强调：今年全力迎接中考，假日旅行取消。

青梅其实更喜欢心灵的旅行，比如读书和看画册，任思绪自由飞翔——最好卧在棉布沙发上，耳际流淌着钢琴曲《白日梦》或《迷雾森林》。那样就足够，独自冥想的美要远远超过现实。

当初去丽江就是这样，她读了不少写丽江的散文，看张艺谋的《印象》，心痒痒的要去，妈妈其实是陪她去的，结果因为饮食难以下咽，一路跟着旅行团催命似的奔波，感觉糟透了。

虽然秋姨比妈妈有意思，但总的来说，旅行最好一个人进行，那就得等自己长大了再说。



在这个空白的日子，青梅怔怔地望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，马上决定去三（1）班。她要去拿回那本落在抽屉里的诗集。

“也许只有在诗中才能和自己狭路相逢。”

青梅特别喜欢这句。

最美的出发不过是为了和自己在一起，和最好的、最惬意的、最自由的、最快乐的自己。

青梅跟永远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含混而泼皮地喊了声“再见”，白裙子麻花辫，她飞身跨上自行车，像一匹青春的马飞驰而去。妈妈从五楼窗口探出脑袋：“去哪里？回不回来吃饭？”

“去学校，马上就回来！”

窗户咔嗒一声重新关上。妈妈无论有多烦心和不高兴，只要听到她说“学习”“上课”“去学校”“读书”一类的词，马上就会心平气和。

青梅抓着车把，真有一种飞的感觉，忍不住轻轻哼唱起来。

她不仅想唱、想笑、想飞，还想念一首最美的诗来赞叹生命之美，赞叹活着之美好。她骑着她的“马”，不觉得自己是少女，而是这个世界的精灵。



考试不过是她通往终极自由与幸福的道口。

青梅一路冲刺。半小时的路程，她像玩游戏——她最爱自己跟自己玩游戏。

小时候，爸爸在部队，妈妈在地质研究所老加班。妈妈总把她关在书房里，给她一堆积木、一台可以听故事和儿歌的录音机、几本漫画书。

青梅就在那扇小窗户下玩掉一个上午或下午，津津有味，乐此不疲。

偶尔，她深叹一口气，伸手去够窗户，试图把下巴高高地搁上窗台，脖子拉得生疼生疼，鼻子紧贴着玻璃，抿着嘴——不然会有雾。运气好的时候，她会看到一行行飞鸟，妈妈说那是南归的大雁。

妈妈那时候留着短发，面如满月，眼睛也亮亮的、热热的。她用幼儿园老师通用的那种幸福而甜蜜的语气和她对话，以报答她一上午或一下午的乖巧和听话，同时很响地亲她的脸。

那种吻什么时候消失了？

在丽江酒吧街，妈妈听到久违的摇滚，恢复了青春时的激情，激动地抱着她的脸很响地亲了一口，结果遭到她严厉的拒绝和反抗。她记得她



反复地用手背擦那个地方，虽然妈妈并没有留下口水。

她的身体什么时候变成了她自己的？

尽管她相信妈妈那句：“你从头到脚都是我的，我生的，我在大雪天受苦受累地生下了你，我的小梅花。”

但她现在更愿意相信她完全属于她自己。

她对“自己”这个词尤为敏感。

城市的东郊有座梅花山，去年一个雾蒙蒙的冬日，青梅曾独自去山上待了一天。没有拍摄也没有画画，她像去寻觅魂魄的幽灵，出来的时候一路缄默。

山雾湿漉漉的，如小雨，也如她心头的泪。她当然没有哭，但不知为什么“竟无语凝噎”，也许是因为沉醉在那独特的寒气与香气里不能苏醒吧。

青梅从不像别人那样，以吟诵“为有暗香来”“只有香如故”等诗句来表达自己对梅花的偏爱。她更愿意将此情沉积和沉寂，她相信无言。

这时候她遇见了席慕蓉的诗。

应该感谢秋姨。那天她去找黄梅，秋姨随手



一伸，拿出一套《席慕蓉诗集》，说：“你这么大，可以读她了。”

说完，她的眼睛还在书架上深挖和寻觅，她想为她找到更合适的口粮，她认定青梅会听她的。秋姨不会对黄梅说这些，她跟青梅妈妈多次开玩笑说：“青梅就像我生的似的。”

只有她和青梅觉得这不是开玩笑。

青梅的阅读从小就在秋姨的指点下进行，秋姨是她的先知和导师、精神的乳母，青梅完完全全服从和信赖她。

青梅爱上了《迷途诗册》，与它几乎形影不离，上辅导班的路上、坐两站公交车她都要拿出来看几行。

昨天是暑期补课的最后一天，大概是她太兴奋了，结果把它落在教室里了。

当然主要是怪叶之凡那个死家伙。

最近几个月，他好像知道她体内的密码似的，他的一点一滴神经质的意图都在侵害和困扰着她。她嫌恶、恼怒、无能为力，她幻想自己是千手观音——观音她不想当，但她渴望拥有一千只手，足以将所有烦恼都挡在她的身体之外。



她的身体变成了宇宙间最富丽堂皇又高贵娇嫩、脆弱敏感的宫殿。不，是圣殿，属于她自己的。想想连父亲母亲都被排斥在外，何况一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叶之凡呢？

她不关注他，但她格外懂得防范他。

无论他从教室的哪个方位走向她，她都会在第一时间知道。青梅不想让叶之凡看见诗集，她把它胡乱地往抽屉深处一塞。她读到的那句正是：

谁又比谁更强悍与坚持呢？

是那些一心要到达要完成的人？

还是终于迷失了路途的我们？

对这个脑袋圆圆、身体圆圆的怪物，她一直在刻意躲避。

念初一的时候，叶之凡还比较羞涩，初二一开始就得寸进尺、明目张胆了。可是在强悍与坚持方面他决不是青梅的对手，至少她自己是这么



认为的。

二

通往教学楼的林荫道不长也不宽，两旁的水杉脖子那么粗，充满朝气，长势喜人，类似初中生的状态。

青梅停好车，穿过林荫道由南往北走，两根乌黑的辫子给她修长的脊背增添了几分婉约，粉红的圆脸热乎乎的，俏皮稚气。她一跃一跃地走着，白衣飘飘，辫子追打着她削下去的腰；嘴角微微上翘，仿佛怀着不可告人的喜悦，神秘而撩人；急匆匆的，像去赴一场无比重要的约会。

她整个人就像一首清新朦胧的诗，一个趣味十足的谜。

江逸然与她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林荫道忽然起了一阵风，树叶哗啦啦地翻动着，花池里盛开的美人蕉像在跳广场舞。

江逸然抿着嘴耸着肩。其实他没有耸，只是因为他突出的身高和肩宽，加之满脸庄严，使他看起来像是高高耸立着。



青梅翘着嘴角，眼睛专注地瞄着那些火红的花朵。迎面走来那么大的一个人，因为是异性，而且年轻夺目，她好像和他较起真来，故意没看他。

不仅在他迎面而来的过程中她没看，并肩时，她眼神里甚至生出万道屏障，强有力地把他屏蔽了。

这是江逸然来学校报到的日子。

他左手插在裤兜里，右手自然而有节奏地摆动着，和他的步调、目光浑然一体。他像一堵高大的墙，移动中轻微地撞痛了青梅的某一部分，不可名状的。

青梅的心像舒展的荷叶突然遭遇了微风，直到走出林荫道，拐进幽静的教学楼，她才轻轻呼出一口气，心头的卷边才被慢慢抚平。

江逸然老远就看见了这个一蹦一跳的小女生，他暗暗地惊讶着。但只是惊讶，和她一样，他把目光直直地往远方送去。

他不大喜欢校长的口气。本来他读了这么多年书，就想远走高飞。可是命运弄人，最终他又回来了。

就业那么难，校长的意思，他一个读中文的



硕士能到江中教书已是万幸，千万别觉得委屈，更不要觉得大材小用。来应聘的博士都有，校长最后选他，是看在老校友的分上，看在他幼年丧母、家境贫困、成长极其不易的分上。

江逸然在心底深深地叹了口气。他憋了一股劲儿，既然回来了，当然会做最棒的老师，用不着谁怜悯施舍。他这样想着，咚咚咚，把路走得飞快。

中考结束后，初二年级自然过渡成毕业班。放假半个月，学生们刚喘了口气，学校又把他们集中起来补课。天热得要死，夏蓉蓉那样的女神，讲完一节课不得不在树荫下停两步，要吹吹自然风才行。

谭老太太恰巧这时候病倒了，她病得实在太及时了。

老人家年事已高，教学过于刻板。其实语文是不能那么教的，校长不是不知道，但苦于谭老太太崇高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，加上校长偏重数理化，语文的问题就这样一拖再拖。

谭老太太因病告退，可遂了三(1)班那帮孩子的心。



爸爸在餐桌上问过青梅语文要不要到外面请名师，青梅含了一口饭，把头直摇。爸爸当时嘀咕了一句，说好像要让大学刚毕业的新手教初三，虽然冒险，不过年轻人素质过硬。

爸爸是江中的教导主任，微胖，国字脸，剑眉，天庭饱满，鼻正口方，那双眼睛若是抬起来望着你，一定让你体会到被熊熊烈火燃烧的感觉。人称“周主任”的爸爸是物理学科的领头人，也是江中的一块金字招牌，江中的名气和威望他担一半。

青梅完全可以住爸爸的宿舍，条件、待遇、方便程度，那都是八人一间的宿舍不能企及的。偏偏青梅喜欢跟同学们扎堆，周主任也有意锻炼女儿。这对父女在学校一板一眼地做着师生，彼此独立，似乎没有交集。

周主任上课提问青梅，其威严程度真让人不敢想象回家他们怎么在一块儿待着。偏偏青梅习惯了，周主任也自然。

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，青梅被她的班集体喜欢着，每年她凭着优异成绩从校长手里领奖状时，大家都由衷地为她鼓掌欢呼。



无所谓谁教，青梅的语文学习向来如鱼得水，这可能与她大量的阅读有关。当然，青梅可不是书呆子。课余，她忙着爱音乐爱阳光爱绿草爱红花——一切生机盎然的东西她都爱。她还特别喜欢伸张正义，别看她不言不语的绵软样儿。

叶之凡总是高她几分当第一，她不服气。他仗着自己是学霸，老作弄差生，更是可恶。

林晓晓也真是，成绩烂，做派也差，同学们公开喊她“老山羊”——因为她的嗓音呕哑嘲哳难为听，大概老山羊的嗓音也要比她好听几分。独独青梅不喊。逮着机会，青梅会像蜜蜂一样蜇一下叶之凡，替林晓晓打抱不平，尽管她对林晓晓也是一肚子意见。

校门左拐一百米是家音像店，那是青梅闲来流连忘返的地方。

她独自跑过去，东看看西摸摸，主要是免费听歌。邓丽君甜腻，蔡琴深沉，她们都是妈妈的偶像。听多了，她也觉得好听。只不过，她的最爱仍是 Avril 和 Girl's Generation。

这两年妈妈已经不听歌了。每个周末她总是穿着睡衣到处擦洗，把家里搞得湿漉漉水淋淋